

熱點聚焦

鄰國眼中的以色列—加薩戰爭

以約旦為例

How Neighbours Perceive the Israeli-Gaza War: the Case of Jordan

吉川卓郎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亞太研究學院

kikkawa@apu.ac.jp

壹、前言

以色列與加薩之不對稱戰爭已超過兩個月。這場戰爭起自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哈瑪斯」對以色列之攻擊，爾後演變為以色列軍事優勢導致雙方大量戰鬥人員及平民傷亡（主要仍為加薩區域內之巴勒斯坦平民）之戰事。另一方面，值得留意之處在於這場衝突減緩了自 2020 年《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ic Accords）以降之中東和解動能，¹同時阿拉伯國家又開始討論巴勒斯坦「兩國方案」。

約旦係阿拉伯國家中針對該方案的主要倡議者。自衝突開始以來，約旦國王阿布都拉（King Abdullah）便在約旦國民議會常會開幕時表示，約旦將與阿拉伯手足並肩一起捍衛聖城耶路撒冷。自此以

¹ 2020 年 8 月由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署，後者成為第一個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的波斯灣國家，以色列則相對承諾不併吞約旦河谷。

後，約旦國王便與各阿拉伯國家、美國、歐盟、日本及其他國家之領導人倡議對加薩之支持。約旦國王同時也將開放加薩民眾進入埃及與約旦之可能性完全排除，並強調「唯有恢復基於兩國方案促成之和平的有意義政治協商，方能為巴勒斯坦人民、以色列人民及區域內所有人帶來安全之未來。」²

做為最鄰近以色列及巴勒斯坦之國家，約旦繼埃及後，於 1994 年成為第二個承認以色列之阿拉伯國家，同時約旦擁有世上數一數二、為數眾多之巴勒斯坦僑民，並為唯一與被以色列所佔領之約旦河西岸接壤之阿拉伯國家。爰此，任何約旦外交及安全政策的轉變將重大影響現正衝突之結果。本文將基於歷史背景與當前國際政治環境，分析約旦如何看待這場戰爭以及約旦希冀之結果。

貳、約旦與以色列關係

首先，究竟 2023 年之衝突將如何影響約旦及以色列關係？至少就目前而言，雙方關係不至於演變為危機。

從歷史及地緣政治角度出發，約旦明瞭巴勒斯坦衝突之泥淖將會「外溢」至其領土。鑑此，除非加薩衝突外溢至約旦河西岸（約旦在此擁有極長之國境線），約旦與以色列關係並不太可能崩潰。另一方面，包含其他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之阿拉伯國家，若非從未與以色列發生戰爭，便是在地理上看來，巴勒斯坦衝突不會外溢至其領土。簡言之，這些阿拉伯國家除非內部人民無法忍受政府對衝突旁觀之態度，或國內反以情緒高漲下要求政府有所作為，否則將

² *Jordan Times*, October 17, 2023.
<https://www.jordantimes.com/news/local/king-%E2%80%98no-refugees-jordan-no-refugees-egypt-red-line%E2%80%99>, accessed on December 14, 2023

不太可能主動放棄與以色列之關係。而至於提供約旦財務支持之波斯灣國家，其面臨之兩難在於他們多半需要來自以色列之技術與情報支援，以及來自美國之外交與軍事支持，以嚇阻對他們直接造成威脅之伊朗。簡言之，對大多數阿拉伯國家而言，與以色列關係係取決於其國內情況之依變項。

先不論其他阿拉伯國家，早在這場衝突發生以前，約旦在以阿和平進程中即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在 1990 年代中東和解進程中，約旦係「兩國方案」主要協調者並藉此取得重要地位。自此，來自美國、波斯灣國家及其他國家的財務支持便快速成長並保持穩定，縱使在「阿拉伯之春」時期亦然。換言之，針對巴勒斯坦議題的情勢轉變將大幅直接影響約旦之外交政策、安全及財政。舉例而言，與以色列共同管理約旦國境及約旦河西岸（莫約長 300 公里），對約旦安全至關重要。Daniel Meier 指出，約旦與以色列針對極端分子及難民之資訊分享機制「整合國境管理」(Integrated Border Management, IBM) 的重要性。約旦情治單位現得以與以色列分享針對在國境線移動人口之數位化資訊，使其能對移民、難民、旅客等進出國境之人士進行早期分析。³

參、約旦與巴勒斯坦關係

在 1948 年第一次中東戰爭中，約旦得以佔領約旦河西岸並在 1950 年將其納入領土。然而在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約旦河西岸被以色列佔領。約旦歷經一波巴勒斯坦難民潮，當中包含巴勒斯

³ Daniel Meier, "Border Security Management in the MENA Region: Models of Nascent and Ascendant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Commonwealth & Comparative Politics*, 59:4(2021), p.473.

坦解放組織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PLO)、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PFLP)，以及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陣線 (the Democratic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DFLP) 等武裝團體。1970 年 9 月，約旦境內之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在約旦扎根並開始攻擊以色列，同時在世界各地發起一系列劫機後，致使約旦國王胡笙 (King Hussein) 頒布戒嚴令，並開始攻擊與驅逐境內巴勒斯坦據點，直至 1991 年才解除。1970 年的內戰造成約旦社會內部創傷，並有損境內與巴勒斯坦社群關係。

縱然約旦境內之巴勒斯坦社會運動，隨著 1990 年代中東和解進程下，約旦河西岸之巴勒斯坦獨立運動逐漸和緩，約旦政府仍保持警惕。1999 年繼位之約旦國王阿布都拉支持巴勒斯坦為主之獨立運動，但堅決反對約旦成為巴勒斯坦解放武裝勢力根據地。此立場反映於在他繼位不久後，1999 年 11 月驅逐哈瑪斯官員，以及 2000 年時因「阿克薩群眾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 擔憂國內輿情對約旦河西岸局勢之反應而推遲國會選舉。

肆、約旦及約旦人與巴勒斯坦人關係

現今許多約旦人仍對 1994 年之和平協議感到不滿，同時約旦內部之穆斯林兄弟會亦成功地系統性動員此等反對聲浪。該組織原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之國際分支，並與其他阿拉伯國家內之穆斯林兄弟會相關組織保有緊密連結，當中包含哈瑪斯。

穆斯林兄弟會信眾多來自於中低收入階層，包含都市區域之巴勒斯坦人。其透過諸如旗下組織「伊斯蘭社群」(Islamic Society) 提供免費或低廉之教育。於此同時，穆斯林兄弟會亦嘗試透過其相關政黨如「伊斯蘭行動戰線」(the Islamic Action Front, IAF) 進入約旦

國會，由於約旦境內大量之巴勒斯坦僑民組成的支持者，IAF 成為約旦國會內聲勢浩大的反以色列勢力。

鑑此，IAF 反對約旦國王阿布都拉與以色列和平共處政策及其經濟自由化政策，⁴故穆斯林兄弟會與約旦政府之關係可謂低迷。儘管如此，當 2013 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主導政府遭到政變後，約旦政府隨即加入和埃及新政府、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以及其他對穆斯林兄弟會抱有敵意之政府的行列。更有甚者，約旦穆斯林兄弟會歷經一系列內部鬥爭，在 2016 年導致 IAF 分裂。除此之外，2020 年在約旦爆發的新冠疫情讓其政府得以施行嚴格之隔離政策，禁止所有集會與示威，從而斬斷穆斯林兄弟會動員群眾此一強項。在此期間的少數例外之一是 2021 年 5 月 14 日的納赫巴日（Nakhba Day）。據報道當天一場大規模反以色列集會在警察監督下於戶外舉行，儘管有宵禁限制，但還是吸引了數千人參加。⁵

隨著 2022 年緊急措施的解除，自加薩衝突以來，針對以色列的抗議活動便不斷發生，主要集中在約旦首都地區。自衝突爆發次日起，工會和一般民眾就舉行了大大小小的集會，紛紛批評以色列和美國作為與態度。

伍、未來展望

約旦在強烈批評以色列攻擊加薩同時，依舊繼續透過外交管道與多邊對話機制努力支持加薩，並在兩國共存的基礎上促使中東和

⁴ Takuro Kikkawa, "Regime Security in Jordan Revisited: New Challenges to the Monarchy's Resilience After the Arab Spring," *Contemporary Review of the Middle East*, 8:3(2021), pp.296-297.

⁵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4, 2021.

<https://www.nytimes.com/2021/05/14/world/middleeast/israel-gaza-jordan-protesters.html>, accessed on December 15, 2023

平。到目前為止，其努力已得到阿拉伯國家和主要大國的支持。例如在 2023 年 12 月 2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便會見約旦國王，同意日本向其提供 1 億美元緊急援助。也就是說，目前圍繞著以加戰爭的國際局勢正朝著約旦所描繪的方向發展。

另一方面，必須留意的是，不論是在這場衝突之前或之後，哈瑪斯皆非約旦所描述之中東和平之一部分。約旦境內已經沒有哈瑪斯分支，但問題是其支持者為數眾多。穆斯林兄弟會曾經是約旦境內支持哈瑪斯的最大組織，雖然實力有所削弱，但其潛在的動員力量卻仍不容小覷。由此出發，哈瑪斯在巴勒斯坦的強化對約旦政府來說，將是一個不利的發展。